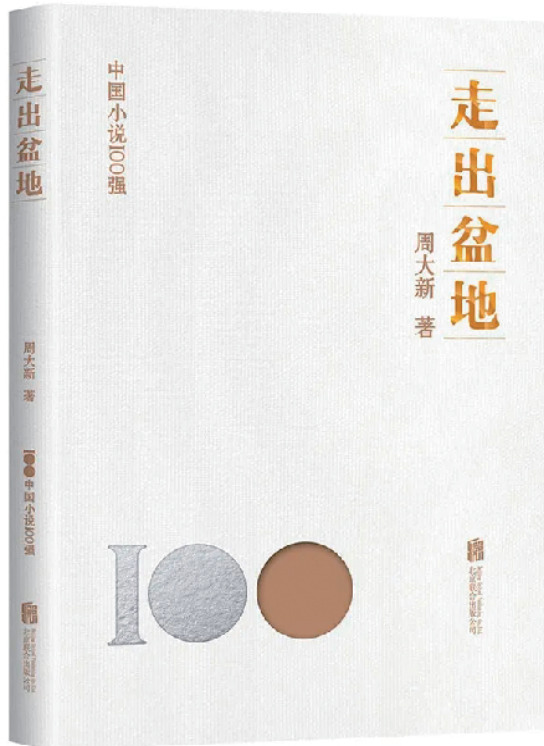


·开卷三味·

于命运长河中，寻生命本真

——读周大新《走出盆地》

◇陈玉香

《走出盆地》
周大新 著

在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上，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的《走出盆地》被誉为“长篇版《人生》”。这部作品聚焦农村青年的奋斗与挣扎，以厚重笔触勾勒出一个平凡女性在时代洪流中，凭借信念一次次与命运搏斗的壮阔图景。

全书以河南南阳盆地作为地理背景，更将“盆地”升华为一种深刻隐喻，象征封闭的环境与困囿的命运。女主角邹艾的名字暗含深意：如艾草般平凡，生于荒野，却不甘湮没于泥土。她从农村女孩成长为部队医生，继而创办医院和药厂，最终回归乡土。她的人生轨迹如一个巨大的圆，看似回到原点，实则是螺旋式的上升。每一次“走出”与“回归”，都不是简单的重复，而是对命运更深一层的理解与超越。

邹艾的一生，是由无数挫折编织而成的抗争史。年少时被同学陷害失学，初入社会遭公社队长欺辱，恋爱中被传统观念阻挠，事业上屡屡受对手打压，甚至一度身陷囹圄……但她始终未曾真正屈服。她的动力并非来自宏大的理想主义，而是源于最原始的生命冲动——渴望被人看得起、执着于掌握自己的命运。这种近乎本能的“不甘心”，成为她战胜苦难的不竭动力。

小说不仅写出了一个女性的坚韧，更深刻描绘了她背后的土地与文化。南阳盆地的风土人情、民间医道、家庭伦理，不仅是故事的背景，更是推动人物命运的内在力量，构成了一张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网，邹艾在其中挣扎，也在其中成长。

令人尤为动容的是，作品并未将邹艾塑造成一个完美女性。她有心计、有欲望，甚至有时不择手段。她

抢走金惠珍所爱的巩厚，利用婚姻攀附权势，在事业中也曾步履匆匆、忽略初心。但这些“瑕疵”恰恰赋予了人物真实的生命力。她不是道德的符号，而是一个在有限选项中不断抉择、在污浊现实中努力洁净的普通人。也正因如此，邹艾的成功与失败、得到与失去，才更具震撼力。

全书最深刻的一笔，莫过于邹艾的最终选择。当女儿茵茵试图远走美国、开启新生活时，邹艾却决定留在盆地，重整旗鼓。她对女儿说：“妈将来要去美国，她的身份只能是医药界名人而不是一个移民！”这句话背后，是一种从“走出”到“回归”的精神蜕变。她不再将盆地视为亟待逃离的牢笼，而是值得耕耘的土地；不再将命运视为有待征服的对象，而是可以与之共处的河流。

《走出盆地》之所以超越一般的“奋斗叙事”，正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：当我们努力改变命运时，真正想要改变的是什么？是环境，是身份，还是自我？邹艾用她大半生的跋涉告诉读者：外在的成功转瞬即逝，真正的“走出”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迁移，而是内心的觉醒；不是摆脱贫困的乡土，而是找回生命的本真。

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普通人也许无法改变时代的潮汐，但可以以信念为舟、以能力为桨，在命运的河流中开辟属于自己的航道。《走出盆地》的价值在于，它让读者看到：生命的尊严不在于最终抵达何处，而在于跋涉过程中那颗永不臣服的心。当繁华散尽，或许我们会发现，真正的“走出盆地”，不是在空间上逃离故乡，而是在精神上找到回家的路。

·书窗偶得·

《诗经》里的花草树木

◇于祥生

《诗经》诞生于周代，那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时代。草木与农业关系紧密，因而在《诗经》中频繁出现，尤其集中于《风》这一部分。“十五国风”共一百六十篇，其中涉及花草树木的不少于一百篇，反映出草木在先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。

两千多年前的周代，虽已进入农耕文明，并有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的繁荣气象，但农业生产仍不足以完全支撑社会的基本需求，因此，周人将目光投向自然界的草木资源，使其成为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重要补充，甚至达到须臾不可分离的程度。

《诗经》中所出现的植物种类丰富，为便于说明，可大致分为“花草”与“花木”两类。

先说“花草”，即草本植物。其中包括陆生类如葛、藜、薇、葑、■、卷耳、■、白茅等，以及水生类如荇菜、苹、藻、蒹、芦、荷、菖蒲、蒹葭等。若从实际功能出发，按用途分类更能体现其与周人生活的密切联系：

第一类为食用草本。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，许多植物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，如荇菜、卷耳、■、藜、蒹、薇、葑、匏、茶、芥、荷、■、葑、葵、蒲，以及被称为“救荒菜”的芹、蔚、■等。

第二类为药用草本。传统中医药草在《诗经》中已有体现，如葛、■、藜、蒹、葭、芩、芩兰、谖（萱草）、艾、■（益母草）、果■等。

第三类为饲料或牧草。包括藻、苹、菜、蒹葭、葑、茶、蒿、萑、蓬、莠等，用于喂养牲畜。

第四类是用于祭祀与占卜的草本植物。周代重视宗教仪式，部分草木如藜、蒹被用于祭祀，蓍被用

于占卜。

第五类是用于衣料、染色与编织的草本植物。如葛、麻可织布，蓝、茹■可用于染色，莞可制绳，蒲可编包，白茅可织蓑衣，蒹葭、芦苇可编席。

此外，还有观赏用的芍药、谖、■（锦葵）、茵陈、苕、调味用的蓼，油料作物荏菽，以及可制漆的芥等，种类繁多，功能各异。

再说“花木”，即木本植物。《诗经》中的树木可分为两类：一类开花结果，如桃、甘棠、梅、李、棘（酸枣）、椅（山桐）、桑、枣、木瓜等；另一类则花果不明显，如桐、梓、漆、松、檀、柳、椒、櫟、梧桐等。

这些树木的用途古今相仿，仍为我们所熟悉。花木如桃树，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（《周南·桃夭》），其花可赏，其果可食，亦成为情感表达的媒介，“投我以桃，报之以李”（《大雅·抑》）。非花木类则多作为建材，用于建造房屋、宫殿、车船、工具等，枝叶可作薪柴，部分叶与果还可入药，作饲料或肥料。

《诗经》中大量草木的记载，不仅是先民物质生活的见证，更承载了他们的情感、习俗与文化理想。一草一木之间，蕴藏着那个时代的生活滋味与精神寄托，也映射出周人对自然的依赖、理解与深情。